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十八

元 劉壎 撰

文章六

作文法度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者世推左傳史記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蓋古人作文俱有間架有樞紐有脈絡有眼目前卷屢嘗言矣今重宣其說以訓諸孫如左傳載宰孔

賜齊侯胙一段有曰將下拜無下拜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連用四下拜不覺重複晉公子對楚子有曰其波及晉國其何以報君其避君三舍其左執鞭弭凡四用其字蹇叔哭師蹇叔哭之哭而送之凡兩用楚子問鼎用德字作樞紐脈絡凡六用楚子縣陳猶可辭守王曰可哉因縣陳乃復封陳前後照應楚復與鄭平敢不唯命是聽亦唯命亦唯命宥媚人對晉退師而曰云云而曰云云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皆再用晉三帥避

功其何力之有焉凡五用楚復晉知螢用報字關鎖其
誰敢德其誰敢怨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皆再用晉卻
至聘楚吾子其入也凡再用首尾照應呂相絕秦我是
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幾四十鄭子駟改載書終獲鄭豈
惟鄭何恃於鄭疊三鄭字成句晉士匄平王室華門閨
竇凡三用關鎖駒支答范宣子連用六我字臧武仲辨
詰盜紇又不能若之何不能將何以能疊三能字鄭子
產對晉徵朝凡五節貫串子產請晉輕幣連疊四賄字

四令名字貫串子產獻捷於晉我字凡十五用子產知
然明子產問政於然明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論人
心不同用學字關鎖首尾子產誅公孫黑大刑將至司
寇將至照應晏嬰論季世此季世也亦季世也照應史
記文法亦多如此畧舉其概毛遂曰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云云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
云云勝不敢復相士公孫龍曰云云此甚不可云云此
甚不可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云云故曰虞卿

得其一不得其二范睢曰臣又何患云云臣又何憂云
云臣又何恥韓安得無聽乎云云韓安得不聽乎侯嬴
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云云人固未易知知人
亦未易也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云云勝也何敢言
事韓安國傳曰何梁王為人子之孝為人臣之忠而太
后弗省也云云再言之亦是此例樂毅荅燕惠王書兩
用受命而不辭兩用先王以為然相照應李斯逐客書
五用今字貫串七用不字左氏文法變化頗多史記只

是此一樣擊首則尾應所謂常山蛇勢也

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於經或謂出於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秘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於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

云軻真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真少恩哉班孟堅
東方朔傳云奈何乎陛下韓銘云奈何乎公若此者殆
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
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為一出於經誤矣予嘗
舉此質之雲奮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為確論

李盱江文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
與平淮西碑並傳

詩文工拙

世言杜子美長於詩其無韻者輒不可讀曾子固長於文具有韻者輒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於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品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韓文公廟碑

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
鐸李逢吉之謗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
身一日自安於朝廷之上此止用史記龜策傳中語云
神至能見夢於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
盡當不能通使於河還報於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
能自解於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
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止似相同

文法

漢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術得幸封文成將軍後以事敗誅而隱之又有樂大亦以方士進自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敗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遂拜五利將軍四可字乃文法也

取予異見

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取周襄王拒晉文請隧一事為

辭命之冠又取祭公謀父諫征犬戎為議論之冠其後
東澗湯公漢編古文則取子產請晉輕幣為第一又取
子產壞館垣為第二蓋取予之不同如此近世編詩者
亦然人各有見也昨見浙東有唐詩選數十篇率多平
常而佳者反棄去殆不可曉平心而論則惟天地長留
集所取為當

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為也左氏

已有作為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為韓有自然處而作為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為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為也荆公有自然處頗似曾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為淵明所以獨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韋柳法陶純是作為故評者曰陶彭澤如慶雲在霄舒卷自如

詩文取新

語意不塵詩文之一妙也韓文公云惟陳言之務去夏

夏予其難哉或曰是不難熟復莊騷即不塵矣夫南華
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
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
疾去矣

平園文體

後村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
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
軒誌銘極簡嚴有古意然予反覆熟玩其文平順典雅

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因記壯歲與西園傅公共觀
某人文字其人亦試詞科傅公曰此文未脫詞科體也
予曰然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既用功之深則他
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
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淘汰未淨自
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
者謂之金盃盛狗矢

曹子建論文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
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
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為美
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為名言世
之露才揚已強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
極人言果當何各更改正不失為已益也子建深明此
理甚善惜不用之務學進道而止用之於作文其文又

不能追於三代兩漢而止於組織浮麗為三國六朝之體此為可歎耳

序書

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山谷先生歎息以為名言且曰見作序引後記為其無足信於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此說有理然有遺論如何平叔序論語趙臺卿序孟子杜元凱序左傳豈謂經傳不足取信於世必待此數人而後取重耶

李序韓劉序柳蘇序歐王舍人序曾亦豈謂韓柳歐曾有待於此數公哉蓋序所以述作者之意非謂作者待序而傳使作者果不足傳序顧足以為重乎涪翁之言未為確論第恐當時序五代史者人不足重文不足采故云爾再考序五代史序乃陳師錫也神宗甚喜師錫之文每於衆作中見之便自認得常以錦囊盛之陳後為御史有大名

象山小簡

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壚前引茶
鼎後殿方塘為鑑回谿為佩冰玉明瑩霜雪騰擢則噴
玉新亭真蓬壺瀛州也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信小簡
也餘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語清俊如此真可為法但
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姿先生則內外齊觀
即為飛魚躍之妙矣

記體

昔人謂韓文公作記止記其事而後人作記乃是作論

此語切當



隱居通議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

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顧九苞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十九

元 劉壘 撰

文章七

左氏莊周

左氏莊周接踵特起著書名世冠絕古今雖旨趣故自不同然皆如華嶽三峯卓立參鼎春秋戰國乃有如許
文雄殆亦間氣耶

莊子注

郭象注莊子議論高簡殊有義味凡莊生千百言不能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余嘗愛其注混沌鑿七竅一段惟以一語斷之曰為者敗之止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蓋其妙若此世謂莊子注郭象亦是一說

朱陸敗揚雄

揚雄作太玄經以準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前代名賢皆謂其學貫天人諸子莫及至其美新投閣之羞則畧而

不責焉。逮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始確然為之言曰：子雲之太玄錯亂著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楊墨強盛，以至於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玄以言易，重可歎也。朱文公作通鑑綱目，又特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自二先生決此論而後，雄之所以為雄者始昭白於天下。後世然南豐先生之嚴司馬溫公之正，皆於雄有取其見不同如此。而南豐先生以揚雄處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詳哉其言之。

金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也朱子極推南豐之文原本六經未嘗嘗議其論則朱子亦存其說矣

列子精語

劉向校列子書錄有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朱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

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向此數語頗能盡禦寇之旨按列子書凡八篇其粹者莫出於天瑞一篇傳者云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然後世多宗南華而談冲虛至德者反寡蓋莊子得其說而善用之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究其旨歸則漆園之言皆鄭圃之餘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克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

在老耄則欲慮柔烏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
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
矣○抑又安知吾今之死不逾昔之生乎○子貢願有
所息仲尼曰望其壙畢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歷如
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
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聖人藏於天
故物莫之能傷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
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

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
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
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
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
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
半矣量數十年之中迫然而自得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
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
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

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
偶偶爾重囚纍梏何以異哉○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
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
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
生相憐死相捐○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
亦可露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
椁亦可○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
消滅但遲速之間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

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天下無對制命在內○人不婚宦情慾失半○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以上皆列子中精語列子楊朱篇多至言但時有重複如論堯舜桀紂同為腐骨而論舜禹湯武又曰與株塊無異如言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而又曰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皆一意而重出者也然大旨不害其

為達張處度湛注列子亦多有佳處足以補旨趣之所
未及

治身事天

老子曰治身事天莫如嗇呂紫陽希哲常書此語為座
右銘修行家以此為養生之要要之此即莊子所謂社
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
矣又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言禮之本皆是此意

豬苓為帝

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猪苓桔梗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徐無鬼篇

其言曰藥也其實薑也

即烏頭

桔梗也雞臚也

即豕零也

即猪苓

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

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槩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夫薑為烏頭乃至毒之藥然用以治濕則為帝五苓散用藥五味而獨尊猪苓以名

其樂蓋雖賤而可以為帝則貴賤亦何常之有哉唐宋

重科目則儒貴秦尚功利則儒賤矣

按此以秦况元也故先言唐宋而後

言秦

莊子精語

世間常用好語多出於莊謾記一二於此偶因常用者

及之○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於帝鄉○厲

之人癩音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

已也○帝王之德配天地○三軍五兵之運○日月照

而四時行○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道可載而與之俱也○是非其夢耶○仁義先王之蘧廬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倒置之民營外廡內○以為不若已者我之謂也○騏驎驎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吾命有所制矣○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

兕○鬪髀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畏途○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

○豐狐文豹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犂然有當於

人之心○彼以利合此以天屬○黠工

田子方之里人

○吾所

學者直土梗耳○使人之意也消○仲尼曰夫哀莫大於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吾終日與汝交一臂而失之

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凡

亡

司馬云凡國名郭
注言有三凶微也

○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為不

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

鬼得而誅之○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石師

謂匠石

○柴

立○丘願有喙三尺郭云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

口未是不言司馬云喙思也宜南美丸而弭難叔教除

備以折衝丘亦有願有歎息其三尺三尺七首劍司馬

之說似鑿

隱居通議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

元 劉壘 撰

文章八

端平策問

宋寧宗開禧中韓侂胄當國啟戎時史丞相彌遠為禮部侍郎與中官楊后密謀命殿帥夏震乘侂胄入朝殛死於玉津園前史登相位改元嘉定寧宗崩拔理宗於

側微以登寶位史相秉政凡十八年薨於位鄭忠獻清
之以舊學代相改元端平理宗始親政起諸賢更革弊
政一時翕然號小元祐引領以望太平而諸賢議論迂
疏國計匱乏是時十六界楮幣寢輕咸以為病端平二
年己未召江萬里為館職故事必先試策而後除是年
南塘趙公汝談直翰苑命題發策以楮為問問意不滿
諸賢之固功趙公當時儒宗筆力高簡朝野稱之世變
以來失去三紀矣偶從朋友閒見之如遇故人輒錄於

此江丞相對策尤妙實為近代館職策之冠予舊誦之甚習然浩浩數千言難以盡錄謾誌策問於此而已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為相權使黃金滿天下多於土而土之難得甚於金則金土易價矣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國之貧也憂國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宜從其原治之而顧不然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稱提何見之陋也夫國貧則

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惟有痛自節爾今議者乃猥謂
內有某事某事例當舉外有某事某事勢當備加費且
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王制言國
無三年蓄者國非其國孟子謂三征盡用則父子離無
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盡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罄
一歲所入曾不足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
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為汲汲寒心益又甚於
王制孟子之所云矣而薦紳先生方且雍雍然哉哉然

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贊報仇復土之偉畫此愚心
所竊怪而絕不喻者也仲尼言為政在兵食信至不得
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
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不見匱乏民生亦無所
患若自楮幣行於今未七十年而調度狼狽禁令繁數
遂至此極且今天下非小於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
則固倍之矣而若是焉者猶可不討求其故哉按支費
必有目其創而增於前孰最重蠹壞必有原其積而至

於今孰最深廣費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搏約自何道始二君負經濟之學有間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折諸理以對覲於世有補焉其勿習為老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憮然重歎也

楮幣於宋謂之會子於今謂之寶鈔雖制用不同而以久而輕則弊一而已矣至於物價踊貴則以近年較宋殆有甚焉

江東運司策問

景定中江東轉運司行貢舉引試北方士人一科時疊
山先生謝公枋得為考試官發策以中原為問問目筆
力甚偉當時遠近傳誦今將五十年矣故書中得舊本
恐失之謾錄於此

問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
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治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
自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眇眇愁予耆老不足
證矣安得不夢寐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烟猶帶齊梁光

景徒以重人黯然而不知秦淮舊月曾見千載英雄肝
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詰也北來諸君忠義之澤在心慨
嘆黍苗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本朝道德仁義之
教三代而後未有也士大夫苟且媮惰無能遠猶晉宋
人物所不為也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
原矣兵端不可妄開國事不可再誤思目前之危急舍
分外之經營茲猶可藉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
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灑其

松楸者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入長安道洛
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十有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
晉陵廟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
至痛也由端平至今又三十年八陵不復動凄愴秦始
皇陳隱王之冢猶有人守之三歲裡沛義夫節婦墳墓
亦禁樵採况祖宗神靈所眷乎士大夫沈於湖山歌舞
之娛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末俗間斷
哉公卿談學問自許孔孟談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

鄉飲若論秀若舉逸皆欲彷彿三代此一事乃堪在晉人下哉或謂本朝取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中原不知諸君所聞何如也後來童穉班荆輟音固晉人所深恨西北流寓抱孫長息於東南同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俊試於漕闡有司安得不驚喜也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敵六十年必亡敵亡而中國之憂方大紹定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斯世也諸君亦有義氣

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可不分半席乎

或謂策問當設疑問難今一筆說去似非問目然文氣振發終是一篇好文字其問目即藏於議論之中但恐難為對耳

咸淳庚午科時江擬策問

陳文定公宗禮魁望立朝平生以名節自任縉紳高之咸淳初為尚書嘗舉婺州通判冷應元廉介而兩浙運使潛說友因事誣冷貪酷公即自劾不報徑出國門詔

遣中使宣回公謝徑歸里朝廷不得已除公華文閣直
學士知隆興府以華其歸公不拜己巳歲改知廣州兼
廣東經畧使衆謂公必終辭而乃徑赴鎮明年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時賈似道柄國每以官爵籠
絡時賢敗其素履衆又謂公必不墮似道計初猶力辭
似道以不能致公為慙致書殷勤公遂為動荅書許之
似道一日欣然語兩浙運使趙德茂與值曰始謂千峯
堅壁近得報書許為某出矣由是中外失望是年適科

舉有清江胡尉以遜來盱江貢闈校文當作次篇策題
胡因以大臣出處大節為問既成章以呈監試蔡通守
靖德及同院考試官咸謂胡君文筆甚奇而指摘太切
懼陳公借此以為辭召之柄則朝廷推求罪必相及遂
命他考官改為而胡之策題竟置不用其後既拆院有
得其橐者予愛其文今錄於後陳公既造闕詔兼叅知
政事甫兩月薨於位君子曰陳公晚節殊可惜使可終
於高卧不出不過兩月不入都堂耳而全名高節舉世

無儔何至貽千古之憾哉其文曰

問天高地下古往今來悠悠風塵俛仰千載賢者流芳
簡冊不肖者蕪穢垓垓榮華富貴如浮雲過太空起滅
瞬息獨士君子立身大節垂之千古與窮壤相為不朽
耳當此蕉鹿酣夢之場宜有磊落軒昂睥睨天地之士
悠然長往萬牛莫挽之風以警醒之此有司所以喜談
而樂道者不知諸君所志何如也古之君子內重而外
輕已大而物小其視富貴利達舉世之所攘袂而爭者

猶如蟻蠅之過吾前舉無足以動其心故於進退行藏
無一不合後世名糴利飴沈酣骨髓直欲以有限之光
陰爭無窮之宇宙不知逆旅之炊梁未熟而人間之大
夢已覺矣回視疇昔所營了無所得徒使後人而復哀
後人也東山雅志每形言色黃公酒壚邀若山河功名
富貴駸駸迫人朝市山林從此永隔矣悲夫一日父子
東歸初無奇節初非甚高難行之事送者車數百兩至
泣下咨嗟至寫為圖畫以傳豈出其初見故耶老子婆

娑正坐諸君輩雖位極人臣貨埒公上曾不如雲孫聊
爾絃歌蕭然環堵歸來三徑出岫無心穉子候門班荆
共酌為差樂而無苦耳古今賢相名卿士大夫不少率
於茲事不滿人意立初節易保晚節難豈亦有所憾而
為是論歟逍遙堂聽雨早歸之約快閣歸船橫笛之盟
二公心事皎如日月山川鬼神實與聞之異時宦海風
濤卒不如志豈士君子之出處亦天耶功成謝事幅巾
東歸誰不願此由我者人非我者天畫錦故鄉黃華晚

節者英洛社白髮蒼顏高名全節照映古今千載而下
想望猶天人也乃有望復位而目穿一斥去而涕泗上
待輔臣如此曾無氣節高邁不貪祿位之人以感動之
故年方四十即求致仕而歸者意有在矣好事之徒乃
謂急流勇退是蓋僂風道骨之人無乃見其面而未識
其心歟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壞名節以君子觀之此理
自不難見言者乃曰此事今人不及須於古人求之而
天子亦曰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僅見此人若

他人雖推之亦不去矣不知先朝盛時難進易退之風
乃爾寂寥耶當時固有不好官爵不好奉養之人辭官
之章多至十七八上一語不合即辭疾而求去者或又
誠之為不情何耶再召赴闕倍道兼行投老鍾山書空
咄咄何以間執議者之口豈矯於始者不能不改於終
耶至若不念舊惡稱為長者常候人主之意未厭先求
去故能三入殊非執拗不聽人言者比不知當時諸公
唯唯書紙尾而不敢輒有所豫者何所疑憚而若是也

不寧惟是平生所志不在溫飽榮進素定何有不為而
晚思再入甘於自媒去就如如此果能保其不以待復古
者待我否雖然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
全晚節吾愛之慕之曾何優劣之敢云况四郊多壘人
物渺然宇宙內事莫非已分內事進居廊廟而無充位
行文書之譏退處山林而無晚節浮沈之誚果何道而
可諸君里巷間與諸長老游從其於出處大致講之孰
矣洗除場屋爛熟之談脫去常人喔促之態而以胸中

梗梗者吐之有司於此觀其人敢問

盱學策問

前載千峯陳公晚節輕出遂為胡尉發策獻朝然策問措辭形容太切是年盱學王教授寅引放堂試亦以此意發問而其辭意慷慨深沈讀者不覺誠奇筆也其問云

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邀雲將兮游鴻濛躡天根問倏忽大辯何訥大智何愚大勇何怯大肆何拘許

由巢父何子子而居龍逢比干何蹇蹇而誅我將釐是
非混有無旁薄萬物與天為徒薦紳大夫剗然而笑曰
子殆未知天乎古今天之晝夜晝夜天之一息也陰絀
而陽施陽蒸而陰摩呼而炎噓而冷天且為物絃為氣
化為形驅子焉能違世而與道俱且夫乾吾父也坤吾
母也其出也或為之君其處也或為之友雖尼山之老
鄒嶧之史尚役役焉同世趨子又焉能一爾汝忘形軀
使青州饑民尚數十萬者英會上忍家食以嬉乎使西

師怙虐遺膽未寒畫錦堂中忍委身以歸乎

按以上俱用韻二

龍閒卧洛水無波清則清矣青苗手實滿枰俱敗忍不為斯民借一箸乎晨窓林景雲谷自春高則高矣潛邸舊人出幽入明忍不為國家伸一喙乎借曰太平無事我可擊伊川之壤都督有人我可織東湖之屨然名教一家中原萬里彼能忘之乎四道狼烟萬宇俱盡戎馬迹獨不到西山南浦間乎倚梧而瞑隱几而笑當為是深長思而美以靜為高或曰我且直之何如大夫曰唯

夫靜專動直乾道也子奚迂而况盲風夜收天宇為霽
狂瀾不驚上下一碧非神龍出游瞬息八極時乎天下
憂患一疏大鳴於奸宄饒鬲之交而慶厯以後大事若
默僅聞今日爭濮議明日爭濮議何故河朔三鎮一奏
力爭於袁鋒奔逆之衝而建炎以來晚節浮沈舍典學
數語外寂寂無聞何居或曰自仁祖朝優容言者太過
其始也以詆訐而去為賢其終也寢尋而入於諛靜與
直胥失之此數百年通患而爭新法之罪吾黨所以平

之也然則容言非朝廷福諱言反為朝廷福乎直言非
吾黨幸隱言反為吾黨幸乎語涉太后忤之者固僭也
隨之罷誰速之乎寵錦有聞傳之者固譎也介之去誰
實激之乎批荅弗稱疑之者固輕也鎮之出誰迫之乎
天章十條撓之者僥倖乎抑有出於僥倖之外乎伯紀
十議忌之者僭叛乎抑有出於僭叛之外乎燈前夜雨
掩卷悠思未嘗不為志士一慨而亦未知所適從也顧

鳳岡之隆聳想直講之高風

按時江城北有鳳凰山其麓有幸直講墓直講名觀

字泰 銅陵石磴 南城縣志西十五里有銅山按麻源三
谷華子岡謝靈運詩銅陵瑛碧澗石磴

瀉紅泉李善注文選
云銅陵即銅山也 適賢棲客亦與倘佯乎其中必有

能祛世迷者敢問

此題既出時學內外應試者數百人皆莫悟其旨予退
而歎曰是殆為陳千峯發也蓋千峯為賈公一出公議
既惜之而入朝一疏又乏骨鯁視疇昔四大願之說大
異於是適失衆望今策問中有靜直訐諛四字蓋問目
綱領而所引歐陽文忠趙忠簡直言不終意甚可見是

時即以出處語默為荅斷之曰士大夫未暇問語默先當問出處若出處之大節既明則語默之小疵可畧曰靜曰真曰許曰諛明問偉矣顧纖悉於小節而濶略於大閑吾不知風範一潰廉恥道喪尚瑣瑣於言語諛激之分一何末哉其意以為千峯一動已誤矣又何必復校其論諫之是非王公大喜遂於數百卷中擢予為第一遠近傳誦翕然許可予往謝王公謂予曰初得此卷以為決非建昌城內諸公所能作若非金谿即臨川人

材也緣三年在此考校多矣若目前諸公之文皆能識
之此卷文字風骨偉然非尋常所有故疑其為遠方之
文耳已而折號見姓名乃知其為南豐作者甚自喜所
擬之不謬而又甚恨相識之晚自是與予定交相得懽
甚明年三試皆中前列未幾公授代再注南安郡教授
別後猶不忘常寄書求予文期予以遠大甫三數載江
西陷漫不相聞矣公廬陵人咸淳乙丑由江西運司混
試補入成均戊辰即中省試以內舍生得注教官云此

策題失去者十有五年常思見其文不可致戊子六月
景周偶以此本見示因備錄之併記當時事為之慨然

隱居通議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

元 劉壘 撰

駢儷一

總論

宋初承唐習文多儷偶謂之崑體至歐陽公出以韓為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荊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於西州舊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焉然朝

廷制誥縉紳表啟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蘓數大儒皆
奮然為之終宋之世不廢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
又謂之應用士大夫方游場屋即工時文既擢科第舍
時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為他
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以結知當路受薦舉雖宰執
亦或以是取人蓋當時以為一重事焉今究觀所作雖
無補國家實政然否泰盛衰升降之運亦可因是觀之
何者世道休明則辭氣盛壯固非濁世昏俗所能及也

當時士君子率皆殫精覃思鑄出偉詞誠多精妙不可
泯者要亦文明盛時習尚然也南渡以來名公著作多
見梓刻海宇誦習近世尤多奇人俊士妙語風猗惜經
世變編簡淪漫無可採覽而又懼其久而逾忘也追記
零落不忍遺輒附載之身歷亂離神志凋耗蓋記者不
一二而遺者已什百矣姑列於後

陸放翁諸作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為樞密院

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既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廢淳熙末起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既到官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於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藁徒求於身後上頗憐之內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棄如此晚年高卧笠澤學士大夫爭慕之會韓

侂胄頽政方修南園欲得務觀為之記峻擢史職趣召
赴闕務觀恥於附韓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
曰獨不為此小官人地耶務觀為之動竟為侂胄作記
由是失節清議非之有四六前後續三集其文初不累
疊全句專尚風骨雄渾沈著自成一家真駢儷之標準
也因摘其妙語以訓諸幼

賀茶山曾秘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
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既斥夫卑陋國勢自

極於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
於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
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於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
然獨在除刑定官謝丞相自叙有曰獨學寡聞倦游不
遂瀾繙記誦媿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
低徊久矣感歎淒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
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
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藉聲名湮晦衣食空

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
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非照臨之舊豈無必
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
台州有曰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
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吳愧中更俗吏益
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清華極近
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弭未形
之患論議守正亦折羣衷之萌差夔州通判謝啟有曰

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稽
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寢深兒女忽其
滿前藜藿至於并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
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
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啟有曰衣食不繼
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寢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
於筆硯每苦心自力於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於後
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過於鉅公又曰士於知己寧無管

鮑之情人之多言誣為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撫自叙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困嘗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為天下之窮人撫劍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曰淺智褊能薄才綿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為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鴈食無儲鷄衣不補凡百君子悠

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
投老何歸又謝啟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
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擬噬臍之悔永
言窮薄數蹈遭回毀來靡待於道高災生豈由於福過
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縹緲忽忝乘軒之寵又
曰哀絀德之儉微開洪鈞之塊軋念茲積譴雖擢髮而
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
曰無復入關西日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輅

之塵賀丞相有曰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
祖宗在天之靈為生賢佐上叅政有曰為治不難其道
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歡喜一
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苦不在於朝廷小人豈必無
材惟患與聞於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
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槃薄遊戲
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弗
見飛騰捷路恥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避荒寧付鷄林之

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曰人情不遠立朝誰樂於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於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於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於數世百年之餘賀丞相有曰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畧必有意外之虞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於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為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莫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擘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忍慙

修候問之書自叙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
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哀疾
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
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丞相啟有曰廟堂之謨
代天而理物惟懼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
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場之事欲其捐性命而
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
席於子玉回紇下拜於汾陽王商以忠蹇立朝則單于

不敢仰視平津以媿媿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論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

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為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及後來惟劉潛夫尚書極力追攀得其旨趣壯年所作絕似之晚年稍變槎牙蒼鬱之態覺枯槁矣

劉後村諸制

景定壬戌山東李壇以青齊來歸授壇保信寧武軍節

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
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斥伯而尊王載嘉蓋世之豪首
決歸朝之策懷義槩英風之鮮儷超勲階爵級之常彝
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壇闢河間氣淮海俊人市駿骨
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雞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幸有伊
川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
之疎庸致勲臣之跋扈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効
膚公欲雪清於前垢既舉渤海歸職方氏復奉濁青入

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朔相承之論勿晉為謀馬援知帝王有真而來於漢專意英雄所見今古畧同是用加兩鎮元戎之榮峻二府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敵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國未聞竝擁於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徑疏於王爵永肩忠蓋武對寵褒可云云口宣云卿擇主之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於淮蜀胙王社於青齊以厲

英豪以獎忠孝茲為異渥蓋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
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鎮撫使依舊
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於往
事子揚父之美益倫紀之至情家庭有特起之豪泉壤
凜如生之氣差辰出綉渥還旆李全海岱奇才風雲
壯槩帥齊地陷蕃之衆歸於本朝立堂門勦敵之勛書
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元戎之榮雄心方鷲
於白檀異夢奄惟於黑憶豹留皮之志非不踐言狼跋

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華風自拔坎窞之中
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鄰之愆漢爵弓高原
馬邑之責既獎育堂而裂土乃令告第而復官仍改汗
青用昭忠赤以慰霜露焄蒿之感以堅關河嚮附之心
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觀於子貴結草頽輔氏之
役必能報於國恩可云云獎諭制詔二閭詔有曰恩交
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赦
詞有曰土風先職英雄恥南冠之囚簞食壺漿父老迎

王師之入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尚書兼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琯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黑憶弓高馬邑用之李全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憶晉陸機夜夢黑憶繞車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後其子續當復歸漢詔封為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其妙如此時又有獎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齊地開十二奉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為正統

覺文氣不及後村活動矣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照

說文無照
即頰字

表稱年老乞傳位

其子威眈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
請封威眈為國王而日照加封為大國王以尊榮之二
制皆佳大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
有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
乃眷南交夙勤內向堂構屬聞於承襲梯航恪奉於貢
輸爰錫殊稱誕敷顯冊具官安南國王陳日照沈雄而

和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瀕而霑聖化仰觀俯
察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目昇平之舊
觀表懇惻之沈辭維商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
竊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吳靳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
大漢之儀官必大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
冠藩服之真封邑采加豐身章增賁疊此璽褒之寵昭
其鼎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於請命老
而傳者禮所尚壽宜介於耆頤啟爾後人祇余明訓可

特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大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
襲衣金帶主者施行威眈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
川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於恭順俾之世
襲於蕃宣奄賜履之舊章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
眈挺資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
父是子後先作室而官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尚勤
於奉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
梯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

公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凋戈名號凌烟之元功
高冠長劍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
親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
鯨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縈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
置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
特賜致忠順化功臣主者施行是時叅友范去非從包
宏翁尚書在朝嘗錄此二制並山東李壇封齊王制詔
一宗從行都郵遞緘以示予謂皆出後村劉公視草予

讀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村公莫能也此前
一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
余後村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
載未幾後村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為
大全集曾履祥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
制如此則或出侂學士視草未可知也嘗記故友車震
卿云景定間留行都待班引時後村當制一日下直震
卿謁之於寓舍公方苦痰眩不能迎客延入卧內則見

其伏枕而又若有所構思者已而且嘔且視草震卿問之則方誤賈忠肅涉封魏王制也謂震卿曰適苦思得一聯云忠臣義士知祖逖誓江之心故老遺黎悲宗澤過河之志震卿極稱其佳且以祖對宗以誓江對過河又精切公謂自當制每得大詞頭多是無案底者意蓋謂山東歸朝出於創見無舊樣子也然安南遜位亦可謂無案底矣吾因震卿之說遂信前一制決出於公然集中不載豈出於他人之筆乎

翁丹山濟王制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為子賜名
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為太子
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額國柄皇子惡之將俟晏
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
為皇子賜名昫而以竑為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
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於柩前即位濟王既出有潘
壬潘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於雲川朝廷遣兵討之王

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
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為立後理宗入其言自
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絕者幾千百疏名臣
鉅儒唇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
曰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
我後人孝莫先於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
太宗悼之已首叙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
於詔命而可緩於愍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竑胄出帝家

昨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肯犯無
將之戒恭惟聖父篤叙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詒伊阻
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於家庭之間而念及泉
壤之下謂事闕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漏墳塋他日
毋忘追叙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
魂何為屯膏正待渙汗對越敢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
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鎮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
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尚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

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鎮潼關軍節度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妙絕朝野誇誦蓋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

賈相制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忘其誰筆也

紹陵登極赦

金史卷之二十一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維先皇丕承大統傳家嗣十三
聖光紹寧宗享國踰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鸞當
制也

馮景說賀賈相啟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啟賀有曰
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既相魯國歸齊人
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況僉
壬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既辭相印居西湖自為平章軍

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啟有曰日開門館對南北兩峰之高時遊廟堂總東西二府之問亦甚切

督府檄文

德祐乙亥長江失守賈公開都督府移檄諸路罪狀諸呂有曰元溫羣從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毫髮之損用事極切不知誰筆或云叅贊李尚書珏所草也

陳丞相啟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為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之

且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鑰絕關矣
公既弗得入亟陳於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
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為此賈相送至有司
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於監試者卒不啟闕公
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啟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公擢
戊辰進士第一敬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為名臣云啟曰
公闈鎖棘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治甫倉皇而得
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橫感涕竊以得失有命

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侯
相天教失路之迷蓋其逢不繫賢愚雖所投亦有奇耦
乃若盱遲有悔之咎不勝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敗
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某齏鹽味苦葵菘品凡勇私怯
公為獮笑者八年矣跋前疐後譬蠅飛不數武馬徒以
先緒灰寒親頭雪白慨青羶之未復誓鐵硯以相從淒
其萍梗於四方意者株守於一試居然不武何以為文
雞既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速馬不進也非敢後何來之

遲闇者辭焉君且休矣竊念廟堂之容物豈忍場屋之
遺材聊仰首以鳴其窮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千鈞之
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誦人棄我取受相
國之賜多誰復汝憐奈書生之命薄正舉頭而聽鑰竟
搖手以絕闕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圍
繞繞真如失木之猿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鵲固知投
壁是致遭疑初未入宮夫誰見妬吾過矣吾過矣何所
怨尤天厭之天厭之為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畀將皇

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達人相語安
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羞終未了白紵衫之
債以俟知者知爾寧有利不利耶兩生不果來業已輸
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躋光範門之班茲蓋某
官以不世之元勳為斯文之盟主謂隔截進士忠厚樂
易者不為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當三吐哺
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頑
均圓玉成之造某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

桑榆詎敢忘於憤悱在公門盡桃李竊豫冀於栽培少
潔心香莫殫舌筆

此啟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花露百瓶蓋揚州名
酒也公復小啟以謝

上光範書甫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班何
哉韓子之窮蓋拜此曹相之醇酎溢榮觀於望外轉生
意於愁邊某官酬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變理一罇二
簋慶明良之相逢百榼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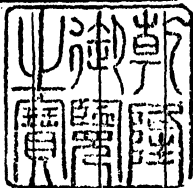
春之意開萬間庇厦之仁竟憐一夫之向隅俾與衆人而皆醉其醺酣厚德傾倒感私天下一本瓊花曷當嘉貺門外三千珠履願走後塵况懷大臣當報國士

以上二啟余舊錄藏亂離失去今從周文季中假其本復錄於此公魁望名流孝於母忠於君可厲百世非特以文章重也因記公鎮臨川時頗知賤姓名期以過從論文一日因餞送曾通守赴袁州便道謁公一見語合蒙公傾倒細論相期千載竟日話心娓娓不能休時新

君登極首除朱文昌禩孫為京西湖北四川宣撫使鎮
江陵公屬余作賀語余因援筆曰出命九重宣威六路
天昌宋祚乾元初御於正朝地重荊州渙號首開於大
閩公一見大稱賞未幾公被劾解郡綬南歸道盱江予
馳出橋南餞之贈詩曰擬峴臺邊正好春蕭蕭落葉忽
愁人胸蟠冰霰天能識紙挾風霜語未真無路叫闔空
短氣有岷卧轍欲霑巾南歸僮馬淒其甚添得憂時髮
似銀公覽詩甚喜為駐長亭促膝劇談眷戀若不忍別

者且復予詩又致饋焉其詩曰來到盱南賸有春山川
秀麗毓奇人文追漢制才無敵詩接唐風味更真君別
頻宜緘尺素我歸但欲岸綸巾相思千里惟心在明月
行天瑩白銀公歸里甫半載賈似道罷朝廷更化起公
為臺官以至執政然戎馬滿郊時事漸變予不復與公
相聞矣其後三山建行朝聞公大用又其後閩地失守
聞公慷慨死國予深哀其死而嘉其忠為作小傳載其
平生出處大節具見哀鑑以垂不朽且以見死生交情

云云公莆田人淳熙丞相正獻公俊卿孫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隱居通議卷二十三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于鼎

謄錄監生臣顧九苞

欽定四庫全書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

元 劉堦 撰

駢儷二

盱江總評

敏博之學盱江尤盛以愚所見前一輩行則有劉信翁
揆南城黃希聲文雷傳幼安自得皆高自標致客諸侯
有名聲信翁於予為族兄蚤孤而敏前江陵戶曹張誠

子自明竒之納以為婿誠子學問該貫文辭高雅交乾
淳間巨公偉人多見聞信翁由是得成其學嘗以鄉貢
試禮部不偶晚用舉恩得官會朝家方修高孝光寧
四朝大典顯建史局命尤端明焞以宿儒提領得自辟
屬鄉寓公張孟博淵微以大魁為秘書少監素善信翁
薦之尤公得請於朝為國史院校勘時寶祐丙辰信翁
年七十餘矣亟供職修數傳將俟書成進御例合得改
京官未及而病寒喘以卒有文集數卷其子孫弗克肖

竟散失所作記序銘志極高古有韓曾法度而四六之
作益不及也希聲則余前所書長歌行者有看雲集絕
精於詩而四六亦不及焉幼安早以春秋學得聲場屋
後工古賦記序而其四六之文視前二公為勝嘗著春
秋證義獻於朝敕免文解今年八十有餘而記問該洽
不少衰可敬也已此三賢皆前一輩也繼興者有車震
卿東趙次山必岳范去非禮歐聖弼良雖文體各不同
然同出一時年事相若互以筆力頡頏後進不及者望

之若仙余以晚出幸及交此數公皆意氣相許予議論
相叩擊文字相琢磨幼安嘗品題今世文人推許四公
余不敏亦辱幼安進之曰文社得五友矣嗚呼孰謂四
賢者俱去余而死乎震卿文尤蒼勁峻潔有風骨年二
十有六擢淳祐丁未第仕至瑞州新昌宰甫赴官卒於
南浦亭歸葬盱之麻源次山文明瞻精切已詳書於前
矣去非筆端流麗俊快一塵不染如其人累試不利年
四十三卒樞密弘齋先生包公志其墓聖弼三貢於鄉

登景定壬戌第仕止江淮坑冶司榷官其文典實莊重
而乏正氣與去非俱為包公所知今追記四賢舊作十
忘其九謾列於後

車震卿諸作

李侍郎伯玉為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
罪震卿為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
誤觸嫌名凜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
舜曰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

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
犯於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於聖度此表一時為
人夸誦

寶祐戊午震卿為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為太守自以
省闈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
梢為總領賈師憲勒其具狀巨山不伏聞於朝力詆師
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徙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
益自高既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玠知江州兼

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網羅諸郡利原無子遺巨山
素嫉其姦令下輒盛氣抗辨震卿適贊郡事巨山竒其
人傾心委任於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
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澣黃逗渡丁亥俱敗竄朝綱
一新布息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叙以啟謝檢
正趙廣微崇嫩有曰負弩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
升階而揖侍即可想烏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
忽遇千萬間之歡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其所學甚苦

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輒
輻乎事物何異登太行之山容媿媿而嘲雄人寥寥乎
說項空自憐其猿臂誓不食於馬肝畢好雨箕好風難
調衆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投地露香
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鯨鯢而誅六賊
然已禦螭魅而去四凶神觀復田殺機頓息李定治東
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
者末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尚

可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
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曾參有殺人之
事此語尤淒壯可以感動

景定壬戌齊疆來歸公以啟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
舉涿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荊州而失之未幾山東
果復陷人以震卿為知言又曰要使順昌之旗幟見者
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

樞密包公謝事歸里張宴招郡太守震卿為作樂語有

曰野服見賓客方從北山隱士之招金樽醉使君初上
西京循良之最好對一天風露共談千里耕桑未云如
此良夜既不辭北海之樽儻有餘情尚冀獲南山之獵
盱城南門外有倫魁堂蓋曾文莊公鴻甫漸舊宅基也
公赴紹熙庚戌廷對天子擢為第二人官至工部侍郎
子仲實穎茂既貴顯移家城內乃即故基剏別墅號倫
魁堂以表之咸淳癸酉詔諸郡取士鄉友欲振士氣復
於通衢建樓曰倫魁與堂相輝震卿為作上梁文曰倫

魁通衢武城文塾占千年之旺氣大啟山川建百尺之危樓坐挹星斗庚戌氣數將復癸酉詔書又來風露八窓幻出廣寒清虛之府雲濤四面如坐瀛洲方丈之圖又曰見八萬四千門戶運月斧於雲間遡一千七百河源泛仙槎於天上末云奎文興宋魁宿臨盱重看忠孝狀元遂作太平宰相此數語殊不塵也

趙次山諸作

景定壬戌曾仲實侍郎為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

立為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為曾公作賀箋
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潛索震承華德稟涵三之
極諸司傳誦交稱精切蓋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文應
儲副且協其誕日也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為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
王姬下嫁於皇車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沐之邑及
公主薨又進慰箋於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勳導於
禮有妙之喪拱右悲發乎情願於晨昏定省之餘勉進

哀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於皇情願悉歸之天數皆確論也

次山初以曾公辟為運使屬官曾公罷洪侍郎燾繼之次山以臺命往吉州督餉餽與吉守廩左司弁有違言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幕以啟謝有曰辨幕抗塵歸夢遂歌於彈鋏使軺問俗恩光首出於招旌自叙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肆志之資隻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

依水已慙小草之出山會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底
服官箴而往役怒移水中之蠓機驚海上之鷗當吾世
而失諸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盍歸乎來乃特枉
於招呼許重陪於畫諾名實笑祖公之朝暮來往類雁
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啟謝有曰蕭何
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人
之能一皆精切如此

南豐以寇燬城隍祠為之重創次山為作上梁文曰封

人造都邑之域百乘為家吉禮事邦國之神三靈錫羨
又曰穀熟而民人育有德於時精多則魂魄強遂食茲
土又曰懼彼不祥豈以其猶物與物與民同患蓋不欲
自神其神侯無我違相奪予享又出疏云城郭千年是
司隲相鬼神二氣亦有廢興眷邦邑之克協厥居職幽
明而各治其事城隍神者民物繫焉適數墮於劫灰盡
謀還於舊觀必明宮齋廬之備與廟貌祭式之嚴先須
計錢穀之幾何始可問木石於某所亟揮大手共發肯

心揭虔妥靈其永綏於祀事捍災禦患尚無作於神羞
李右司義山嘗以山東提刑守池州值鄂渚受圍命池
州加浚築言者以其擾劾罷之後經赦叙官主管玉局
觀次山賀之有曰舊聞玉局之名良不輕畀茲蓋銀符
之信可卜峻遷又曰直指衣繡允藉於威名曲突徙薪
竟無於恩澤皆切當而不塵腐李公回啟有曰鑿斯池
築斯城類無具甚鍛乃戈峙乃榦尚竊遲之亦足以發
其意其後李公納次山之侄為婿大合樂以宴次山次

山謝之有曰大齊非偶肯從鄭國之婚小阮羞賢榮附
晉林之飲又曰孔雀屏芙蓉褥盛開李監之門闌鷓鴣
杓鸚鵡柘爛醉翰林之風月末云行行解纜擬朝飛南
浦之雲望望倚樓但夜看豐城之氣蓋次山官於隆興
而李公居豐城此其所以為切也

范去非諸作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為趙廣微尚書進賀表有曰乾元
御極化爰始於修齊吳索承華恩聿隆於選尚猗歟天

合允矣邦榮末云王姬肅雖婦道信內則之咸宜帝婿
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僅見蓋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
出降故也

穆陵掩攢祔廟去非作表曰辨北域之圖千巖競秀號
顧成之廟萬世不祧

馬觀文光祖為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既
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為作賀啟曰某官負
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為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

河識南北必爭之地乃峙版榦盡闢草萊句極尊壯當時震卿亦有作然不及此

去非賀曾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某官元豐故家端平諸老甘泉筆素儼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繫朝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有曰綸綍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頰駟度於周原羅帶碧簪喜見馬諳於舊路亦甚穩熟

段深父浚為婺州永康令被劾罷後叙復改正去非為

作啟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
造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
乎覆陂當復有同黃鵠之云俾得為元祐之全人所恃
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奉詔行公田事
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為作謝表曰百畝畢公田
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
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重國計然

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
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

去非作文有極俊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
闌干對平山之揚柳醉摩盾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總
領知郡有曰良二千石正奉揚於仁風連一萬艘矧方
生於春水如賀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始執圭滄
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素侍臣
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回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煥動龍

旂之影如宴贛守陳吏部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卽位
流光八境之間孤雲落日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
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葭灰
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郡守有曰杜陵廣廈大庇寒而
士歡顏叔度歌襦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
士歡呼盡醉瓊花之露文書慙暇笑尋楊柳之春如謝
諸士清明節餽有曰三栢藍尾方驚賜火之新一騎紅
塵遞辱兼金之寵皆洒然無塵俗氣

賈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啟有曰命珪相印瞻騎
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脉殊
精也賈後辭相位徑渡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
押入朝絡繹於道越二日復造闕詔以為平章事待以
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啟有曰居一二日上喜
蕭何之復來以億萬年王敬周公而勿替尤切當

歐聖弼所作

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為非聖哲之書遂著

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尚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為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藁今年壬辰歲六月留盱因叩其子聲道再求得之

道在五經固昭華於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於管蠡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之文矧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蓋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

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惟唐宗誤以為聖作雖漢儒亦
識其陰謀宇文放此而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
古者不刊之訓何至為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
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於父師口誦心維因默參於
義例乃詳訂而為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積聞見
於丁年豈意裨覽觀於乙夜茲蓋恭遇天生神聖日就
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於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於精
微遂令螢爝之末光亦造蟬蛸之邃宇臣夙裒臆說欣

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吳補藏書府以待能者
鉛槧為榮

故友范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弼
作此極有手段馮虛駕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
非與聖弼交情不孚而當時公論如此

吳允文諸作

車趙范歐四賢之後又有吳允文浚最後出以文稱然
初年筆端傷於繁德祐危急中陳與權當國與允文有

舊引之自沿江制司叅議官登朝為秘書丞徙大常丞
兼檢詳度支又兼翰林權直有制草一帙視少作加進
極有可觀者是時賈時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
捍禦於太平州李尚書珏為都督府叅贊軍事實從行
師進次於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
罷為醴泉觀使陳為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
膺戎狄懲荆舒朕無望周公之事率秦師雪殽恥爾尚
蓋孟明之羞蓋譏師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翔翔

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為善已自禮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則為凶衆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珥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也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為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啟謝諫官曾廣微淵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聖人之三萬事功名竊誦諫官

之四亦輕俊也允文舊所長者作賀體詩及長短句甚
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
密詔舉義初建柵屬余作謝表起句曰天臨南面將恢
正統之山河地復西江重見中華之日月允文甚喜之
其後允文事不成為文丞相所殺余作哀文以弔之曰
人懷舊主捐軀興忠義之師天厭中朝縱敵負英雄之
志衆競非其晚節我獨諒於初心輒摘朋友之哀以慰
幽冥之憤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郎吳公稟資明銳遭

世艱虞當樞密誅范瓊實叅計畫適翰林乏陸贄遂掌
贊書俄拂衣從田里之歸忽游騎迫鄉邦之陷社稷實
不血食深哀傾覆之何辜宗廟盡為黍離每念播遷而
隕涕既出危城之駮駮長懷故國之茫茫會飛龍重建
於行朝而繫雁鼎來於密詔慟哭拜命忼慨起兵關中
遺民喜見孔明之奮山東羣盜悉歸宗澤之招既雲合
而風從宜乾旋而坤轉云云

拾遺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為運司進皇太子賀箋有曰聖
心觀復驗初盡之震庚卦氣守中迓循環之乾甲蓋次
年即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
曰壁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
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顏魯公補處也德祐乙
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余作謝表及謝廟
堂啟極蒙賞音亂離失其縈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
啟語有曰維撫名城實吁鄰壤鬱山川其信美儼桑梓

之相望當承平時尚可咤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
凝寢之香亟馳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於孔道旣表
已迫於郊圻鳴於地舞於樓狡謀頗測鍛乃戈厲乃刃
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
郭天子命我蓋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
台之推擇茲蓋恭遇大丞相身繫中華之脉忠格列聖
之靈方符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
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為刺史緬想遺忠藝祖親

戒藩侯恭承大訓

制置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
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
熟又記次山為江西運司判官時丁圭叟應奎以省元
為國子錄因上書論官者誤國致寇理宗怒其切直罷
之出為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
通啟曰叩閣言事聳聞蓋世之清名贊幕同僚將挹出
塵之雅致試共論於心事殆慰滿於平生某官南省魁

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
霆而不懼頃妖狐之馮社引塞馬之飲江通國震驚在
廷喑默公獨憤甚請劍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箠而答
羌帥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閭豎動
容覺朝班之增愧月支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於
一時名已加於九鼎姑贊皇華驅馳之畫端歸赤墀供
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為人材別邪正充擴
初心其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教之餘緒某一官塵土

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
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於田廬誤見知於臺府
強加辟置俾佐諏詢亦欣逢於偉人遂獲聯於王事老
韓同傳慙俎豆於諸公李杜齊名尚丹青於信史次山
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為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
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脉不貫者也嗚呼知我如此可
謂具眼矣予嘗與次山言不論古文時文詩章四六但
凡下筆鑄辭便當以風骨為主若文字有骨氣雖精采

差減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論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